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七十八回

陆好善害怕赔钱
宁承古诈财捱打

愿与好人相遇，诸般有趣，一时间急难之中，
倚作善神救护。倒运伴随恶姬，强留下处，奔
驰看景又赔钱，钱有数，愁无数。

右调《一落索》

却说素姐得人解救，扶进卧房。次日害胸膈胀闷，脖项生疼，不曾起来梳洗，也不曾吃饭，足足睡了一日。相主事娘子时时进去看他，相大妗子也进房看望，说道：“你原是风流活动的人，把你关闭在衙舍里面，怎怪你害闷着急。外甥回家，只怕有事羁绊，又且不能就回。我与你小叔子商议，不然且送你回家，你可散心消闷。万一屈处出你病来，好意番成恶意，也叫外甥后来抱怨。”素姐道：“若大妗子肯果真送我回家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。”就在枕上把头覆将转来，在枕上一连点了几点，说道：“我这里就与妗子



磕头相谢，矜子千万不可食言。”相大矜子果然再三撺掇，与素姐扎括衣裳，收拾行李，雇了四名夫，买了两人小轿，做了油布重围，拨了一个家人倪奇同着再冬护送，择日起身。送行致赆，这些套数不必细说。素姐辞别出门，相主事又差了一名长班陆好善送到芦沟桥上回话。

素姐刚出得门，自己在轿中说道：“每日把我关闭在衙，叫我通是个‘癩和尚说法，能说不能行。’如今既是放我出门，由得我自己主张，由不得别人阻挠。我要寻一个主人家暂住两日，务要到皇姑寺一游。你如今且抬我到洪井胡同调羹那里一看，再到下处。”倪奇合陆好善道：“老爷临行不曾分付叫狄奶奶又另寻下处，只说叫小的们一直伺候狄奶奶到家，还说叫陆长班跟送到芦沟桥上，伺候得起过身，当日回话。不敢叫狄奶奶住下。且皇姑寺是宫里太后娘娘的香火院，不着皇亲国戚大老爷家的宅眷，寻常人是轻易进不去的。就是大老爷家奶奶，也还有个节令，除了正月元旦、十五元宵、二月十九观音菩萨圣诞、三月三王母蟠桃会、四月八浴佛、十八碧霞元君生日、七月十五中元、十月十五下元、十一月冬至、腊八日施粥，这几日才是放人烧香的日子。不是这节令，就是大老爷宅眷，有甚么还愿挂袍，许幡进灯的善事，问司礼监讨了小票，行给把门的太监，才放进去哩。十来岁的小厮通也不许跟到里面，好不严紧。这又不是节令，狄奶奶，且不看罢。”

素姐在轿子里发躁，说道：“我的主意已定，你就是我的娘老子，你也拗不过我！你倒不如顺着道儿撺掇，叫我看玩一回，咱死心塌地的走路。陆长班不知道我的性子，倪奇你是知道的。您必欲阻拦，我只是交命给你！俺家也还有两



个不长进的秀才兄弟，问你们讨起命了！”倪奇与陆长班面面相看。”陆好善道：“这只在管家主张，我是不敢主的。”倪奇说：“狄奶奶必欲住下，且不就得了，我只得回家且禀过再处。”素姐说：“你只敢去！你要往家一步儿，我拔下钗子来，照着嗓根头子扎杀在轿里，说是你两个欺心。”倪奇道：“狄奶奶，你忒也琐碎！待我回去禀个明白，任凭狄奶奶往那里去俺跟着，使了小的们盘缠么？”素姐说：“这算琐碎么？你惹起我性子来，我还琐碎哩！”陆好善说倪奇道：“罢呀！看的见狄奶奶也是不依说的，依着狄奶奶罢。这城里也没有方便下人的去处，倪管家，你跟着狄奶奶往洪井胡同去，我先到俺家收拾收拾，请狄奶奶到我那里屈处三日罢，好叫俺老奶奶子陪着走动。”倪奇道：“狄奶奶，这们着罢？”素姐道：“你们只肯叫我住下，可凭你抬我那里去。”倪奇道：“洪井胡同谁家去？我可不认的。”再冬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跟着我走。”转湾抹角走到前日那个调羹住的所在，只见双门紧闭，上加铁锁，竖贴锦衣卫封条，无处可问，败兴而回。

原来相大舅料得素姐毕竟还有这一撞，恐怕露出马脚，预先透信与他，叫他都暂回骆有莪家且避，所以无人在家。折回轿来，竟往陆长班家去。陆好善住在草帽胡同，也是自己买的房子。只见：

临街过道，三间向北厅房；里面中门，一座朝南住室。厨屋与茅厕相对，厢房同佛阁为邻。布帘画丹凤鸣阳，粉壁挂八仙过海。前行五十多岁的魔母，应是好善的尊堂；后跟三十年纪的妖娆，莫非



长班的令阍。盐木樨，点过绍兴茶；折瓜钱，忙买
蓟州酒。狄奶奶倒也家怀，不嫌褻渎；陆夫人兼之
和气，甚喜光临。

素姐到了陆好善的门首，陆好善的母亲、媳妇欢天喜地，让到后边，把再冬、倪奇让过客位，杀鸡称肉，做饭买酒，极其款待，不必细说。

素姐说起要往皇姑寺去，正苦不是节令，无门可入。恰好陆好善门旁住着一个铜匠，姓支名一驥，一片声叫起屈来，与人相打。陆好善只道是抬素姐的轿夫彼此嚷闹，出门看去，却原来是定府虞候伊世行采着支一驥打。这伊世行从小与陆好善是同窗兄弟，一向相知。陆好善扯住伊世行的手道：“伊老哥，为甚么生气？别要动手，看小弟分上罢。一定是失误了甚么生活呀？”伊世行也就放了支一驥，与陆好善相唤，随告诉道：“老太太的大轿上四个铜环，放在大厅里，不知甚么不值钱贼狗攘的倒偷了三个去。与了他六钱银子，又与了他三分酒钱，叫他配上三个轿环，足足的整三个月了，每日诓着我跑。哥，你说咱府里到这草帽胡同，来回就是十四五里地，那管还是十来日一遭，五六日一遭，这几日叫我一日一遭，光驴钱使了多少。昨日发神赌咒的许着今日有，哄的我来，越发躲的家去不出来了。这恼不杀人么？”

陆好善说：“支一驥，你真是可恶！不成人的狗攘的！收了银子三个多月，不给人家配出来，诓着人老远的来回跑，不打你打狗么！打下子还敢叫冤屈哩！伊老哥，看小弟分上，限他三日叫他配出来，再要扯谎，伊老哥，你打了他不算，我撵了他不给他房住。专常惹的人打骂，咱房东也不



成体面。”伊世行道：“要是迟的三日，小弟也不着极。后日早晨，太太合恭顺吴太太待往皇姑寺挂幡去哩，没有轿坐，发放了小弟一顿好的。我为甚么才扇了他两巴掌来？我说太太且坐坐别的轿罢，太太又嫌别的轿坐不惯哩。新做的绢轿围，单等着钉环哩，你就一本一利倒银子还我，我也是不依的。你只连夜赶出来便罢，不然，我带你到兵马司去！”支一骥道：“我合你有仇么？家里放着现成的铜，我打给你，误下了你，明日晌午钉，后日叫太太坐就是了。”伊世行说：“你就快打，我这里守着你，我也且不家去。”陆好善道：“伊老哥往小弟家里坐去，叫他生炉子化铜。”伊世行说：“不好，我要转转儿，他溜的没了影子，这才是脖子上割腰袋，杀人的勾当哩。”陆好善道：“这也要防备他。”随进家去取出茶来，在铜铺里与伊世行吃了，又说：“哥别往那去，小弟叫家里备着素饭哩。”伊世行再三辞谢。

说话中间，陆好善把伊世行拉到铺子外头，悄悄的问道：“太太真个后日往皇姑寺去呀？”伊世行道：“可不是真怎么！是合吴太太许的幡，也是日夜催赶的完了，后日准要去哩。已差人合寺里说去了。哥有甚么分付？”陆好善道：“有事仗赖，哥来的极好，天使其便。相爷的姑表嫂子从山东来，只待往皇姑寺看看。相爷不叫他去，他恼的上了一吊。如今打发他往家去，他撒极不走，只待去走走才罢。如今见在小弟家里住着哩，哥看怎么样的带挈他进去看看，完了这件事也罢。”伊世行想了一想，说：“这事不难，禀声太太，带他去看看就是了。”陆好善道：“他衣服又不甚么齐整，又没女人们跟随，又不知怎么没有鼻子，痰头怪脑的，见了太太，叫太太重了不是，轻了不是的，不好相处。”伊



世行道：“要不叫他混了进去，叫他不要言语。太太见了，只说他是吴府的人；吴太太见他，只说俺府里的人。谁待查考点名哩么？众人磕头可，叫他也混在里头趴下磕个头溜在一边子去。万一查问，我在旁招架着。”陆好善道：“这就极好，我就谢哥的玉成。不知明日二位太太甚么时候起身？”伊世行道：“要去，明日早些往府门口卖饼折的铺子里等着，等太太轿出来，您可跟着走。脱不了吴太太是到俺府里取齐哩。”

二人商议已定。陆好善到家，对素姐道：“狄奶奶不晓得这皇姑寺的法度，差不多的人进不去。如今寻了个方法，可是叫狄奶奶屈尊些哩。”素姐道：“你只有方法叫我进去，任凭叫我做甚么，我都依着。”陆好善道：“刚才外边叫冤屈的是咱住房子的铜匠，误了定府轿环，叫伊世行打了两下子。定府徐太太合恭顺侯吴太太后日往皇姑寺挂幡，狄奶奶不嫌褻渎，混在管家娘子队里进去看看罢。却要小心才好，弄出来不当顽的！”陆好善的娘合媳妇子道：“狄奶奶乍大了，小不下去，必定弄出来。俺娘儿两个没奈何，陪他走一遭去。”陆好善依允。

次早起来梳妆吃饭，素姐换了北京髻髻，借了陆好善娘子的蒲绿素纱衫子，雇了三匹马，包了一日的钱，骑到徐国公门首卖饼折的铺内。伊世行已着了人在那里照管。等了不多一会，吴太太已到。又等了一会，只见徐太太合吴太太两顶福建骨花大轿，重福绢金边轿围，敞着轿帘。二位太太俱穿着天蓝实地纱通袖宫袍，雪白的雕花玉带；前边开着棕棍，后边抗着大红柄洒金掌扇；跟着丫头、家人、媳妇并虞候、管家、小厮、拐子头，共有七八十个，都骑马跟随。陆



好善同倪奇、小再冬直等两府随从过尽，方才扶素姐合陆家婆媳上了马，搀入伙内，跟了同行。转待过巷，相去皇姑寺不远，望见：

朱红一派雕墙，四绕青松掩映，翠绿千层华屋，周遭紫气氤氲。狮子石镇玄门，兽面金铺绣户。禁宫阉尹，轮出司阉；光禄重臣，迭来掌膳。香烟细细，丝丝透越珠帘；花影重重，朵朵飞扬画槛。莲花座上，高擎丈六金身；贝叶堂中，娇养三千粉黛。个个皆陈妙常道行，灌花调鹤，那知蚤晚参禅；人人是鱼玄机行藏，斗草闻莺，罔识晨昏念佛。满身纱罗缎绢包缠，镇日酒肉鸡鱼豢养。惹得环珮朝来，千乘宝车珠箔卷；轮蹄晚去，万条银烛碧纱笼。名为清净道场，真是繁华世界！

两顶大轿将到寺门，震天震地的四声喝起，本寺住持老尼，率领着一伙小尼迎接。谁知那二位夫人虽是称呼太太，年纪都还在少艾之间。徐太太当中戴一尊赤金拔丝观音，右边偏戴一朵指顶大西洋珠翠叶嵌的宝花。吴太太当中戴一枝赤金拔丝丹凤口衔四颗明珠宝结，右戴一枝映红宝石妆的绛桃。各使扇遮护前行。丫鬟仆妇黑鸦鸦的跟了一阵。素姐合陆家婆媳搀在里面。就如大海洒沙一般，那里有处分别？随了两家太太登楼上阁，串殿游廊，走东过西，至南抵北，无不周历。素姐心满意足，喜不自胜。

游玩已遍，上边管待二位贵人，下边也是一般的服事。茶果水陆具陈，汤饭荤素兼备。众人上坐，素姐三人也在席



中；众人举箸，素姐三人也便动口。不费半文布施，不用一分饭钱，饱看了希奇齐整的景致，享用了丰洁甘美的羹汤，这也就是素姐的一生奇遇。

吃完了斋供，二位太太换了便服，辞了佛爷，别了众位师傅，仍自上轿回府。素姐三人落在尽后，随到分路所在，撇了众人回到陆家，甚是感激陆长班的美意。

陆长班家中叫了女厨，预先置了酒席，候素姐寺里回来，要与素姐送行，好打发他明日走路，素姐赴席中间，全无起身之意，说：“明日还要到高粱桥一看，回来起身，一总重谢。”陆好善倒也素知本官的心性，倪奇也知道主人的规矩，着实撺掇他起身。谁知素姐主意拿定，不肯就行。又兼陆好善的母亲、妻子帮虎吃食，狐假虎威，陪看皇姑寺，煞实有趣，也要素姐再走一遭。陆好善心知不可，但是母亲的意思还好违背，也奉了老婆的内旨，还敢不钦此钦遵？这却没有两个太太带挈，有人管待，这却要自己“乃积乃仓，乃裹糗粮”，才好“爰方启行”。连忙打肉杀鸡，沽酒做菜，定蒸饼，买火烧，预先雇了一顶肩舆，两匹营马，以为次日游玩之用。

清早起来，尚未梳洗完备，只见相主事见陆好善第三日不去回话，心里着疑，差了家人宁承古来陆长班家察问。看了倪奇尚在未行，又知素姐住在陆长班家内，宁承古道：“了不得！您也不要命哩！爷的法度，你们不晓的么！叫你送狄奶奶家去，叫你送到陆长班家里来了！陆好善，你忒也大胆，你通反了！分付叫你送到芦沟桥，当日还等着你回话，你是甚么人家，把爷的嫂子抬到家来，成三四日家住着，你命是盐换的么？”宁承古一面发放，一面就走。陆好



善合倪奇尽力的把宁承古再三的苦死央回，说道：“老爷的法度，俺们是不晓得的？狄奶奶不肯走，要看皇姑寺，说声不好去，就要交命寻死撒泼的，这是好惹的么？如今又待往高粱桥去哩。宁管家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我让到家里，还没人晓得的，要在个客店里住下，摇旗打鼓的好么？你瞒上不瞒下的，你就不为我，你可也为你同僚倪管家呀。没的俺两个合你有仇么？你回老爷话，只说那一日就出城去了。陆好善送去，还没回来。芦沟桥有他个母舅在那里，只怕撞见了，留他住两日，也是有的。千万仗赖！我这里替管家磕头，你进去见见狄奶奶，我另有处。”

宁承古跟着陆好善进去见了素姐。没及开言，素姐说道：“这是你爷见陆长班不回话，差你来查考撵我哩？可说我没出来，由的你爷；我出了你爷的门，由的我，由不得你爷了！没的你爷在京里做官，不叫京里有路行人罢？你到家替我拜上，你说我去还早哩！住半年也不止，三月也不止，没盘缠了你爷的，叫他休大扯淡！”宁承古道：“狄奶奶，你要不是俺爷的亲戚，可是你老人家半年三个月的住着，干俺甚事？你老人家是俺爷的表嫂，却在俺爷的个长班家里住着，俺爷可甚么体面，怎么见那长班呢？”素姐骂道：“咄！臭奴才！替我快走，别寻我扫你那贼毛！我吃他一日饭，还他一日饭钱，累不着你家的腿！”陆好善道：“狄奶奶息怒，还好合管家说，仗赖管家瞒过还好；要合老爷说了，小的担不起。这是狄奶奶补报小的么？宁管家，你只看俺两个薄面，好歹替俺遮盖。这是二两银子，宁管家，你沽一壶吃罢。你只当积了福。狄奶奶，你就收拾行李，高粱桥是往芦沟桥的顺路，你一过就看了，省的又往返五六十里路。”



陆好善再三央及宁承古，即时催了轿夫，打发素姐上了轿。素姐再三叮咛说：“务必要由高粱桥经过，不可错了路头。”陆好善与轿夫打了通儿，只从顺成张翼门正路行走。抬到一座庙前，陆好善道：“住下轿。狄奶奶要进去看看哩。”素姐问说：“这就是高粱桥么？怎么不大齐整，灰头土脸的呢？”陆好善道：“狄奶奶说的甚么话！有名的高粱桥，这们齐整，还说不齐整哩！”素姐果然下了轿子，进去看了一遭。和尚送了一钟茶，素姐给了二钱香钱，出来上轿，说道：“你可不早说？没甚么好看，也不齐整。亏了是顺路，不然，这不叫我瞎跑这遭子。”

不说素姐被宁承古察问一番，虽然硬着嘴强，毕竟也觉得没趣，从看了假高粱桥，一头钻在轿里，逼直的到了芦沟桥。陆好善辞了回来。

再说宁承古从陆好善家回去，得了陆好善二两银，满口替他遮瞒，说道：“我到了那里，关着门，只是打不开。打了半日，陆长班的娘出来开门，问他陆长班在那里，这几日不往宅里去。他娘说：“从前日往宅里来就没回去，听见人说差他送甚么狄奶奶往芦沟桥去了。那里是他舅舅家，只怕留他住两日。”相主事也就罢了。再没搜求。

过了几日，长班伙里你一嘴，我一舌，说：“陆好善大胆。把狄奶奶留在家里住了三四日，要皇姑寺、高粱桥，沿地里风。宁管家去查才慌了，再三央及宁管家别说，才打发的狄奶奶走了。听的还送了二两银子与了宁管家哩。”长班既在那里萋歆，管家们岂有不知道的？打伙子背地里数说，拿宁承古的讹头。这宁承古若是个知进退的人，与那同僚们好讲，再劈出一半来做个东道，堵住了众人的嗓根头子，这



事也就罢休。他却恶人先要做，大骂纂舌头的，血沥沥咒这管家们。既然打伙子合起气来，这些管家们的令正，谁是不知道的，七嘴八舌，动起老婆舌头，禀知了相主事的娘子，对着相主事说了。相主事大怒，当时将宁承古唤到跟前，审了口辞，说的倒也都是些实话。按倒地下，足足才丁了二十大敲，发恨要将陆长班责革。相大妗子道：“你也别要十分怪人。你那表嫂的性子，你难道不晓得的？他的主意定了，连公公、婆婆都不认的主儿，他听倪奇合陆长班的话么？你发放他几句罢了，休要打他，也别革他。他替咱管待亲戚，有甚么不是么？”相主事说：“娘不知道他心里可恶。他这是堵我的嘴哩。”

正说话中间，传说已将陆长班叫到。相主事出到厅上，说道：“我叫你送狄奶奶到芦沟桥上就来回话，没分付叫抬到你家去成三四日住着，我衙里出去个男人也使不的，别说是个女人！你这样欺心可恶！”陆长班只是磕头禀道：“京城里一两一石米，八分一斤肉，钱半银子一只鸡，酒是贵的，小的图是甚么，让到小的家里住着？那日从宅里出去，就只是不肯走，叫寻下处住下。小的合倪管家只略拦了一句，轿里就撒泼，拔下钗子就往嗓子里扎，要交命与小的两个。倪管家说：‘既狄奶奶要住下，我回家禀声爷去。’狄奶奶说：‘你只前脚去，我随后就死。’小的说：‘下在客店里不便，不然，让到小的家里去，有小的寡妇娘母子可以相陪。房儿也还宽快。’住了二日，小的撺掇着叫小的母亲媳妇儿伺候到皇姑寺走了走。他次日又不肯起身。又待往高粱桥去，回来才走。小的说：‘高粱桥是往南的正路，狄奶奶走着就看了，省的又回来往返。’正倒着沫，宁承古来到。没等宁管家开口，那一



顿泼骂，骂的宁管家只干瞪眼。小的说：‘宁管爱，你回宅也不消对着爷学，省的爷心里不自在。你只说起身去了罢。’谁知狄奶奶这们个得害性子，好难招架呀！”相主事道：“他临行，倪奇打发你饭钱来没？”陆好善道：“小的只打发的狄奶奶离门离户的去，这就念佛，敢要饭钱哩！”相主事道：“你那几日也约着搅计了多少银子？”陆好善道：“敢好也费了够五六两银子。”相主事道：“为甚么费了钱又叫我不自在。”陆好善道：“费几两银子希罕么？只苦打发不动哩！”相主事问道：“他还说甚么来？”陆好善道：“倒没说甚么，就问小的母亲合媳妇儿：‘说是你狄爷在京里娶了童银的女儿小寄姐，买的丫头，养活了他丈母一家子，见在洪井胡同住着？’小的母亲说道：‘只听的儿子说狄爷在相爷宅里居住，没听见有这话。狄奶奶休听人的言语，只怕人说的不真。’狄奶奶道：‘这话是相旺回家去亲口对着我说，有不实的么？’”相主事分付陆好善起去，又说：“宁承古我已打过二十板了。”

相主事回到后边，对了父母告诉说：“素姐此番进京，因小随童回去对着他泄了机关，所以叫他来作践了这们一顿。溯本穷源，别人可恕，这小随童恨人！”相大妗子道：“要果然是他泄露，这忘八羔子也就万分可恶！临起身我还再三叮咛嘱咐他，叫他别对你狄奶奶说一个字的闲话。叫他知道一点风信都是你，合你算帐！他还说：‘狄奶奶的性子我岂不知道？我合狄大爷有仇么？’百当还合他说了，叫他来京里像风狗似的咬了一阵去了。”旁边一个丫头小红梅说道：“再没别人，就是他说的。那日太太合奶奶叫他去取做的小衣裳合珠垫子，回来撅着嘴说：‘罢呀怎么！每遭拿着老米饭、豆腐汤，死气百辣的揣人，锅里烙着韭黄羊肉合子，喷鼻子香，



馋的人口水往下直淌，他没割舍的给我一个儿尝尝！只别叫我往山东去！我要去时，没本事挑唆了狄奶奶来叫他做一出‘李逵大闹师师府’也不算好汉！俺还说他：‘你这们争嘴，不害羞么？’他说：‘君子争礼，小人争嘴。情上恼人呢！’”相大妗子道：“等这馋狗头来，我合他说话！”

过了几日，狄希陈、吕祥、狄周、小选子、相旺都从河路到了张家湾，都径到了相主事家内，方知素姐已经雇了轿差了倪奇由旱路送他回家，所以不曾与狄希陈相遇。相妗子又说素姐先到洪井胡同，寄姐合调羹不肯相认，混混了造子，来了，又撞到当铺，又怎么待往皇姑寺，没得去，上吊撒泼。又问狄希陈道：“你在家没打听出来是谁合他说的？”狄希陈望着相旺拱一拱手道：“是老随照顾我的。”相大妗子道：“好，好！相旺，你自家讨分晓！你不是害你狄大爷，你明是做弄你爷的官哩！”当时留狄希陈吃饭。狄周料理着往洪井胡同送运行李。狄希陈吃完饭，辞了相栋宇夫妇家去。

这相旺争嘴学舌，相主事紧仔算计，待要打他，只为他从家里才来，没好就打。一日，合一个小小厮司花夺喷壶，恼了，把个小司花打的鼻青眼肿，嚷到相主事跟前，追论前事，二罪并举，三十个板子，把腿打的劈拉着待了好几日。童奶奶后来知道，从新称羊肉，买韭菜，烙了一大些肉合子，叫了他去，管了他一个饱。他也装呆不折本，案着绝不作假，攘操了个够。

狄希陈两次来往，都不曾遇着素姐这个凶神，倒像是时来运转。但只好事不长，乐极生变。后又不知甚么事故，且看下回衍说。



第七十九回

希陈误认武陵源

寄姐大闹葡萄架

酒后夜归更漏改，倦眼不分明。绿云髻髻是珍珍，乘间可相亲。只道好花今得采，着肉手方伸。谁知是假竟非真，百口罪难分。

右调《武陵春》

大凡世上各样的器皿，诸般的头绪，一花一草之微，或水或山之处，与人都有一定的缘法，丝毫着不得勉强，容不得人力。既如宋朝有一个邵尧夫，道号康节先生，精于数学，卜筮起课，无不奇中，后来征验，就如眼见的一般。一日，这康节先生在门前闲看，恰好有他的外甥宋承庠走过，作了揖，康节让他家坐。宋承庠道：“横街口骨董店内卖着一柄匕首，与他讲定了三钱银子，外甥要急去买他，且不得闲坐。”康节沉吟了一歇，说道：“这匕首其实不买也得，于你没有甚么好处，买他何干？”宋承庠不听他母舅言语，使



三钱银子买了回来，送与康节观看。花梨木鞘，白铜饰件，打磨的果真精致。宋承庠道：“舅舅叫我不要买他。一定是起过数了。舅舅与我说知，我好提备。”康节道：“乩道虽微，大数已定，岂能提备？我写在这里，你等着乩首有甚话说，你来取看。”宋承庠白话了一会，也就去了。过了一向，宋承庠特地走来，寻着邵康节，说道：“前日买的那乩首，忽然不知去向，想是应该数尽了。”康节叫小童从书笈中寻出一幅字来，上面写道：

某年月日宋某用三钱银，大小若干件，买乩首一把。某月某日某时用修左手指甲，将中指割破流血。某年月日用剔水中丞蝇粪，致水中丞坠地跌碎。某年月日将《檀弓》一本裁坏，以致补砌；某月日时用剔牙垢，割破嘴唇下片。某年月日被人盗卖与周六秀才，得钱二百文。宜子孙。

再说一个杨司徒奉差回家，撞见两个回子，赶了百十只肥牛，往北京汤锅里送。牛群中有个才齐口的犍牛，突然跑到杨司徒轿前，跪着不起。杨司徒住了轿，叫过两个回子问他所以，说：“此牛牙口尚小，且又精壮，原何把他买去，做了杀才？”回子说道：“此牛是阜城一个富户家大牯牛生的，因他一应庄农之事俱不肯做，又会抵人，作了六两八钱银卖他到汤锅上去。”杨司徒道：“看他能跑到我轿前跑下，分明是要我救他。我与你八两银，买他到我庄上去罢。”回子也便慨然依了。杨司徒将牛交付了随从的人，夜间买草料喂养，日间牵了他随行。到了家中，发与管庄人役，叫他好



生养活调理，叫他耕田布种。谁知此牛旧性一些不改，喂他的时候，他把别的牛东一头西一头抵触开去，有草有料他独自享用。你要叫他耕一垄的地，布一升的种，打一打场，或是拽拽空车，他就半步也不肯挪动。打得他极了，他便照了人来头碰角抵，往往的伤人。管庄的禀知了杨司徒。

一日，杨司徒因别事出到庄上，忽然想起这个牛来，叫人把他牵到跟前。杨司徒道：“你这个孽畜，如此可恶！回子卖你到汤锅上去，你在我轿前央我，加上利钱赎了你来，你使我八两银子，空吃我这许多时草豆，一星活儿不肯替做，我该白养活你不成？”叫人：“替我牵去，叫他做活！再如此可恶，第一次打二百鞭，再不改，三百鞭，再要不改，打五百鞭。打五百鞭不改，剥皮杀吃。”分付已完，这牛顺驯而去。那日正在打场，将他套上碌轴，他也不似往时踢跳，跟了别的牛沿场行走。觅汉去禀知了杨司徒。司徒叹道：“畜类尚听人的好话，能感动他的良心，可见那不知好歹，丧了良心的，比畜类还是不如的！”这牛从此以后，耕地，他就领驹。拉车，他就当辕。打场，他就领头帮，足足的做了十年好活，然后善终。司徒公子叫人把他用苇席卷而埋之。

再说天下的名山名水，与你有缘，就相隔几千百里，你就没有甚么顺便，结社合队，也去看了他来。若与你没有缘法，你就在他跟前一遭一遭的走过，不是风雨，就是晚夜，不是心忙，就是身病。千方百计，通似有甚么鬼神阻挠。所以说：一饮一食，莫非前定。

睹这样琐碎事情都还有缘法相凑，何况人为万物之灵，合群聚首？若没有缘法，一刻也是相聚不得的，往往有乍然

